遥远的牛屋

□刘定宇


AI制作。

牛屋是大集体时代生产队里举足轻重的地方，离我家老屋不过二百多米。童年时，那里曾是我的乐园。

土墙黑瓦的牛屋，屋顶高，开间大，面积三百多平方米。长方形的屋子里，靠门一侧堆着杂草和豆饼——那是牛的饲料，旁边是几个牛倌的床铺，中间一溜排开的是食槽。那里养着近二十头黄牛、水牛，都是生产队的重要劳力。

养牛的人，除了父亲，还有五六个同村的伯伯。除了父亲年轻一些，几位伯伯都是五十多岁。小时候，我常跟着父亲去牛屋。他忙活时，我要么趴在他的床上看小人书，要么和闲下来的伯伯们聊天。经常去牛屋玩耍的，还有几个附近的小伙伴，也有伯伯们的孙子孙女等小孩子。我们有时躲在牛屋的稻草堆里捉迷藏，尽管出来时身上、头上沾了稻草或者蜘蛛网之类的东西，但没人在乎，大家欢快地喊着叫着，连喂牛的伯伯们也跟着笑起来。

夏天更是离不开牛屋。有时我们端着饭碗去那里吃饭——牛屋左右两个门上都没有装门板，后墙还开着三四扇窗户，穿堂风一过，格外凉快。虽说屋里飘着浓浓的牛粪味，也有蚊蝇绕着牛飞舞，但这些对农村孩子来说根本不算什么。此外，那几个养牛的伯伯和蔼可亲，见多识广，他们是我们这些小孩子喜欢到牛屋玩耍的另一个原因。

他们待孩子极好，会在闲暇之余给我们讲故事，问我们在学校的事，或是开些无伤大雅的玩笑。夏天，他们会变出西红柿、黄瓜、甜瓜，不知是从哪块地里顺手摘的；秋天，会给我们一捧生花生、几个烤玉米棒子或一把炒黄豆；冬天就围着炭火，一边取暖一边烤红薯。在那个总是吃不饱的年代，这些零嘴成了我们最温暖的记忆。

我很爱看他们喂牛。饲料是湿稻草拌豆饼，稻草要用铡刀切成一捻长。我常帮着把稻草抱到铡刀前，蹲在一旁看他们配合——一人送草，另一人压刀，“咔嚓”一声，草屑飞扬。豆饼是从油坊送来的，像电影胶片那样大。伯伯们用刀把饼砍碎，混在稻草里撒进食槽。那些黑牛、黄牛，站着的、卧着的，喘着粗气把头探过来，慢条斯理地咀嚼。牛吃得津津有味，我看得入迷。有时我会抢过搅拌棍，学着他们的样子翻动饲料，当一回“小牛倌”，心里满是新鲜和快乐。

牛屋的几个伯伯中，德清伯伯是最会讲故事的。但我起初有点讨厌他，因为他总是拿我们几个小孩子开玩笑，比如有时会把我们的鞋子或者带去的作业藏起来，有时给我们讲一些鬼怪故事，讲着讲着会突然怪叫一声吓唬我们。直到有年春节，看见民兵连长敲锣打鼓给他家送春联，我才知道他们家是烈属——德清的哥哥牺牲在朝鲜战场上。听说当时镇上问他们母子有什么要求，他们除了按规定享受优抚待遇，再没提任何额外要求。德清伯伯就这样一直在农村劳作，照顾母亲，终身未娶。那以后，我突然觉得德清伯伯的形象高大起来。

虽然身边没有知冷知热的人，但德清伯伯在牛屋的时光总是快乐的。我记得他笑起来眼睛眯成一条缝的样子，说话带着尖尖的尾音，能和每个人开玩笑。那满脸的喜气和充满感染力的声音，让他走到哪里都受欢迎。有段时间我总问父亲：“德清伯伯这么好的人，怎么会娶不到媳妇呢？”父亲总是轻轻叹口气：“这事，谁说得清呢……”

后来，牛屋随着土地承包到户而解散了。大概是一九八五年前后，我正上小学五年级。有一天晚上，突然听父母在讲生产队分地分牛的事情。队里的集体土地要分到每家每户，牛屋里的牛也要按照四家或五家为一个互助组分到组里，今后互助组自己喂牛、用牛。父亲说，这样就太好了，有利于提高大家种田的积极性。而他也不用再去“掏牛屁股”了，他要去镇上的装卸队干活，以后每月可以固定拿工钱了。听父亲这样说，我心里有些怅然，从此，那些牛屋里的温馨时光就要告别了吗？

过了一段时间，互助组成立了，近二十头牛被分到各组。但大家都没有喂牛的地方，只好还放在牛屋里喂养。我家和三户邻居组成互助组，二哥接了父亲的班，和邻居轮换着去喂牛。我和小伙伴仍然能去牛屋里玩耍。只是，以前那些伯伯们都很少来了。牛屋里缺少了他们的玩笑话，没有了他们烤红薯、炸黄豆、拌饲料的身影，没有以前的热闹劲了，渐渐地，我也去得越来越少。又过了一些年，互助组没有了，耕牛也越来越少，牛屋成了一块清冷之地，很快就被废弃了。而那时，我已经去了外地上高中，之后又去更远的地方当兵，再也没有见到过牛屋。

很多年过去，我听说德清伯伯的母亲以九十岁高龄离世；又过了些年，德清伯伯也走了，享年七十二岁。

七年前的十月，我回到老家，特意去寻德清伯伯的老屋。那里早已不见旧日痕迹，原址上立起了几栋邻家的新楼。而那个曾聚满人气的牛屋，消失得更早——二十一世纪初期就已拆去，在原地盖起了楼房。当年那几个养牛的人，包括我的父亲，也都已不在人世。如今，我们那一批曾围着牛屋嬉闹的孩子，也都快到伯伯们当年喂牛的年纪。

我想，当年牛屋里的温馨，应该会镌刻在每一个小伙伴的心里吧。如今，他们是否也和我一样，常在某个安静的片刻，想起牛屋里那些被故事点亮的夜晚，和那段再也回不去的悠悠岁月。

入伏（外一首）

□陈有章

蝉像一贴膏药
敷在树上嘶鸣
太阳，把影子削矮

风躲在云后面
树叶耷拉着
懒得翻身
气稠得
像铝壶里的热浪

有人走过
每一步都踩出
滚烫的脚印
沥青路面微微发软
像在融化

又像在等
等一场雨
把伏天从中间
撕开一道凉

雨迟迟不来
蝉声先暗下去
月亮悄悄爬上来
我想风，又想你

◎乡村匠人

石匠

年轻时砌石坎
建房子
后来凿墓志铭
为死者立碑

木匠

斧直，推刨
精雕，细刻
春风浩荡
十里红妆
当席梦思代替木床时
一个时代已转行

锯木匠

两个人从一段木头开始
锯开年轮
生活的木屑碎满一地
一台锯木机让两个人失业了

补锅匠

风箱拉得呼呼响
炉火烧得亮堂堂
一粒铁水粘上去
生活的漏洞荡然无存

棕匠

从树上剥下棕
搓成绳
穿针引线
织的是人生
遮的是风雨

漆匠

打磨去岁月的灰尘
让树汁找到四季七色
每一笔
既是让木头开花
也是让漆找到归属